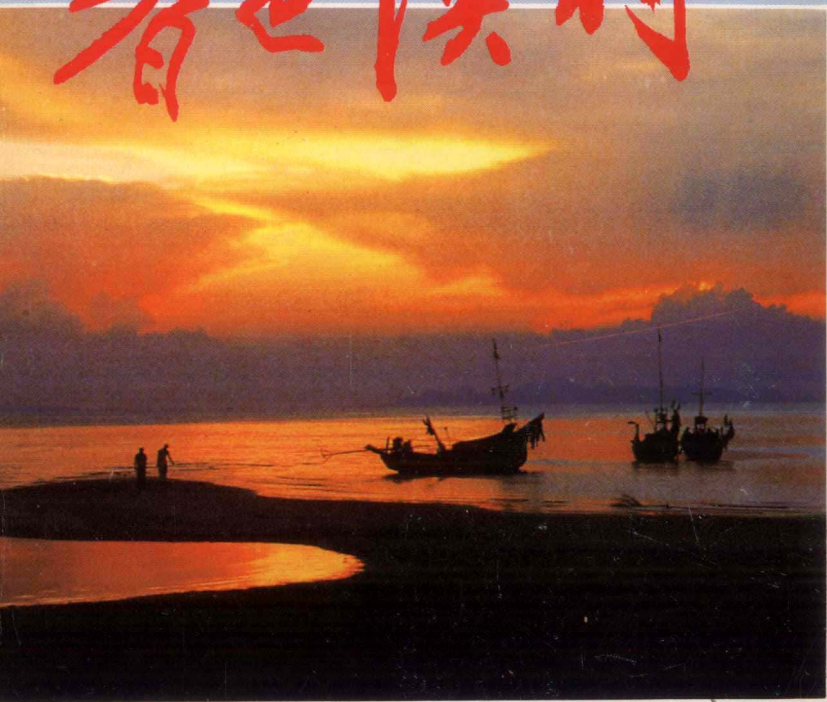


暮色漁村



蕭洋 著

萬魚溪村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

暮色渔村

马华文学丛书②⑨

作者：萧洋

题字：吴文正

设计：李晓音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40-3, Jalan Vivekananda,

50470 Kuala Lumpur.

Tel: 03-2745788

承办：书丽雅公司

Tel : 9847830

印刷：太平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SENTOSA (K.L.) SDN. BHD.

17 & 19, Jalan Brunei Barat,

Off Jalan Pudu, 55100 Kuala Lumpur.

定价：马币八元正

版次：1993年3月

版权所有

生活的烙印

——《暮色渔村》序

我想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萧洋，只觉得已经好多年。一年里头，我们总可以见几次面，不过大多是在一些与文学活动有关的场合。往往由于彼此都有任务在身，以致始终不曾好好地相对深谈过。

他给我的印象是：谦谦君子，随和而有分寸。他常带着笑脸听人说话，但从不轻率地遽作反应。对于别人的要求感到难以应付时，也总是不亢不卑地明白表示。对他能有这样得体的表现，欣赏之余，不免要想：这能不能是生活经验为他造就的修养？但到底是随想随忘，转头又为应付别的琐事去了。

直到读完《暮色渔村》这叠在各报刊发表的剪稿后，才猛然有所悟。从这些作品里，我看到了萧洋是如何从风气蔽塞民生困顿的渔乡走进这勾心斗角你虞我诈的万花筒社会。虽然文学作品里的人、事、物不一定是实写，但到底都是作者精神之所属，思想感情之所寄。作者即使不现身说法，其影子仍然隐约可见。

萧洋在他生长的渔乡，不但看到了在血泪里挣扎求存的卑微人物，也看到了凭拳头和财势欺人的土豪劣绅；进入繁华的都会后，他不但交上了借权位耍手段以图私利的伪君子，也见识了忽而呼风唤雨忽而琅铛入狱的所谓民族救星。这一切经历，教他如何能不冷静地听人说话，能不明白表示自己的能力有限。

在这六个短篇里，除了《大风暴》，作者是以置身事外的姿态作冷静的叙述之外；其余的，即使不以自己为主角，也是以自己所深知熟识情感相通者为描写对象。尤其那些善良的穷家主妇以及天真无知的孩童，最是他魂萦神牵的人。这些人物在生活上所遭遇的不幸与痛苦，显然都曾经令他感同身受。因此，一旦出现在他的笔下，不但悲剧形象突出，而且给人一种悠悠的沧桑感。

且看下面的描写摘录：

“黄昏时分，寻人的舢舨回来了，在北门寻找的人，还多划了一只舢舨归来。屹候在岸边的亲友们高兴极了；以为大福是病在船上没力划回。待划近来时，才看清楚大福并不在舢舨上，舢舨上的鱼网堆得很整齐，显然晚上没下过网。……哎哟；我的天啊，啱啱……阿存妈睹物伤情，号啕大哭，脚也软了，滑倒在沙上……翌日拂晓，阿存妈预备了黄姜饭与一头羊，让亲友们载到北门的大哥屿去拜拿督公……阿存妈除拜拿督公外，村里的神庙几乎找遍，在那咚咚的鼓声响过后，与那咣咣的锣声停止下，扶乩的人都说大福尚在人间。她每天都带着阿存去海边，呆坐在沙滩上等待。然而几个星期后，不见大福的影子，阿存已悄悄地穿起黑衣戴孝了……光昌是捕甘梦鱼的，与大福是同姓的乡亲，几乎每天都有鱼带给阿存，海路好时还常塞三几块钱给阿存。由于阿存爸过世后，光昌这般关怀她母子，颇受村人的非议，尤其闭塞的村庄，谣言更是难听。但不久阿存妈便改嫁给一个钓红枣鱼的寡佬华日了……噢！头发都快白了还嫁人……一位老太婆牵了孙子站在屋檐下跟人评东说西……阿存呀！你又有新的爸爸啦！嘻嘻……连小孩

子也玩弄阿存了。”

这该够可怜了吧，其实，悲剧才刚刚开始，一个深夜里，华日发现光昌爬墙，便提刀追杀。光昌虽然走脱，但从此从村里消失。华日也从此冷待阿存妈。虽然她产期已近，却仍然掉头出海去。他出海一趟至少也得一个月才回来。阿存妈终在他回来之前难产死了。

这样的故事，说古老是古老，但在今天的乡下或小镇，它仍然不时发生，而永远令人叹息。

萧洋对下一代的前途最为关怀。他笔下的阿存、阿兴、小洋和大头星等，都是活灵活现的一群。然而，在那赌风弥漫，又强欺弱毫无社会正义的环境里成长，耳濡目染，因而堕落者也就大不乏人。譬如大头星，为了买一辆脚踏车居然做贼，而被人绑在木柱上打得遍体鳞伤。试想此君长大后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人？没有教育没有指引，到头来，恐怕也不过是扮演一个用气力换钱赌博的“下脚”渔工。至于八岁还尿裤子的阿存，长大后竟然能从沙地上毅然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沙粒，便决定卖掉房子，搬到外埠去，虽说前途未卜，但到底有了希望。这对萧洋，当然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小小年纪便跟着母亲在生活线上挣扎的阿兴和小洋，则更是他同情和寄以无限希望的代表角色。

真正的文学者，爱憎分明。萧洋同情受欺压的妇孺，同情所有的弱者；但对于伪善者，也绝不留情面。如《大风暴》里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李振华博士，《等夕阳下山的人》里利用职权进行敲诈的米斯特黄以及《异乡人》里借关照与提携之名利用晚辈干不法勾当的丁同乡等，都在他的笔下一一现形。

同样的，这些人事风物也在萧洋的精神面貌上烙了

个标志：不亢不卑，微笑着听人说话。但当我读完他的这些作品之后，却发现在他那缥渺的心海里，仍然翻卷着片片的白浪；那渔乡的暮色，也仍然苍茫而令他神伤。

驼铃

1992年10月3日

序

提笔拟写序文，却是浮想联翩，几许陈年往事，就像水底的沉淀，一经搅拌，纷纷涌升上来。……

五十年代中期，我与萧洋兄同在邦咯岛大丸渔村的华联小学就读。学校是一座木板盖上亚答的旧建筑，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写华文坛的前辈陈慈生、刘柳和铁抗，都曾在这板屋中传道授业，铁抗那篇「寂寞·渔港」写的正是学校周遭的情景。那时，张继清校长上任不久，对校务颇有一番兴革，例如每个月的朝会上，增添了游艺节目，萧洋兄参与演出的双簧与谐剧，最是叫人捧腹大笑。

一转眼，五六年后，我们已是高中生了。萧洋兄由红土坎天定中学转学檳城钟灵中学，许是受了萧遥天、吴白鹤等老师的影响，喜爱文艺。我那间座落在吉灵丸岗上的破板屋，他与梁瑞明兄（丹枫）是常客；同样的，我和瑞明兄也常到他的大丸后芭旧居。我们没有什么书房或书橱，就在厅堂或卧室中翻箱（牛奶箱也）倒筐，逐本翻看藏书，间中发表些意见，三两小时之后！看看晚餐时间近了，才意犹未尽的回去，留下主人在收拾残局——让满桌满床的书本各就各位。

坐拥书城，抵掌话旧的日子过不了多久，萧洋兄为了稻梁谋，都门寻职去了，梁瑞明兄也远赴香港深造，「旧朋云散尽，余亦感飘零」这两句旧诗，的确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聊可告慰的是，每年春节，萧洋兄都与老搭档陈传国兄，联袂赶回渔乡过年，在那短暂的两三日间，我们漫步在风光明媚的邦咯后海滩，畅叙一年来的人事变迁。

一九六八年底，萧洋兄举家迁居吉隆坡，我们的「

春节之会」才写下句号。想不到几年之后，我也离开了渔乡……

旧事讲过，如果再跑野马，将会离题愈远了，还是回归正题吧！

萧洋兄要出版短篇小说集，我第一个表示赞成，也感到高兴。其实，多年来在信件中，我一再向他建议，把发表过的小说加以整理，寄去申请文学出版基金，以便付梓，不过，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劝告。这次他把历年的作品结集成册！让心血结晶有个「归宿」，不致因年久而散失，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不过，萧洋兄嘱我为集子作序，却不能不犹豫了。他多年来积极参与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的活动，和作协诸公，十分熟稔，本应邀请「文坛祭酒」来执笔，不料舍此不图，倒错爱我这一号「轻量级」人物，我怎敢厚颜上阵呢？可是！却之不恭；或许是萧洋兄念旧，才点中了我，于是，便仗着「总角之交」这层关系，斗胆命笔。

「暮色渔村」底六篇小说，其中四篇与渔村有关的，我早已在报刊上陆续阅读过。重头篇「暮色渔村」更早在二十多年前拜读了，由于写的是渔村中小人物的悲剧，而这些升斗小民在渔村几乎无处无之，读起来格外亲切，也更加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萧遥天先生为它所写的评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还未忘记，前几天我就曾向驼铃兄提起：「我读了本篇，好像在渔村呆了十八年，饱吸了带鱼腥的海风，溅透了带咸味的海水，混惯了做海人家，熟烂了渔村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体味了渔民的哀乐甘苦，沧桑变化……」这篇是萧洋兄的处女作。萧遥天与中国女作家萧红，是他所敬

仰的人物，「萧洋」笔名的由来，与此大有关系。

「异乡人」应该是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虚构的第一人称写法。贫家子弟到都门谋职，那位「丁同乡」，不仅不助以一臂之力，反而落井下石，可叹世态炎凉，人情浇薄！

「渔村·生活·梦」中，提到的「抽鱼肚」和「讨鱼」，是当年妇孺生活的写照，读后感慨多多！我在联想：萧洋母子，提着竹菜蓝，摸黑沿着地主阿邦的胶园小径去鱼寮——多熟悉的画面啊！

我也联想：萧洋兄大丸旧居一带的街景；还有那「民昌茶室」，不就像鲁迅先生笔生下的「咸亨酒店」吗？我一厢情愿的想：他的作品中的渔村小人物，都以这一带为舞台而演出，各人演各人不同的角色，「希望在明天」一篇如此，其他各篇亦然。

「等夕阳下山的人」和「大风暴」，是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作者生活阅历丰富，又尝当过轮胎厂工人、海员、旅店职员、厨师、报人、食堂老板……可供写作的素材很多，的确不宜独沽一味，只描写渔村，向其他领域进军是很自然并且是应该的。

书中各篇，除了有浓得化不开的生活气息，我也发现萧洋兄善于描绘景与物，如：

「燕子，黑斑点点，像旋风中的纸张，徐缓有致的兜圈追逐着，发出啾啾……啾啾……啾的叫声，似乎爱这阴凉的气候，给它添些闹意，飞得累了，逐渐停歇在组屋的屋顶上空，那些电视天线杆上。」（「等夕阳下山的人」）

我本想再录下「暮色的渔村」、「渔村·生活·梦」和「希望在明天」的开头部分为例，因恐篇幅太长，

就由读者们自己翻阅吧！

「渔村情意结」特别强的萧洋兄，将自己完全投入作品中，仿佛以整个的生命去写，小说与作者融为一体，因此以渔村为题材的四篇作品，相当感人与成功！与之相比，「大风暴」就显得泛泛了，毕竟这一篇是属于冷眼旁观性质的。希望萧洋兄善用其「食堂情意结」、「工厂情意结」……就像全面投入于渔村那样，把所见所闻所喜所憎，串缀成璀璨的篇章！

一介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

目 录

生活的烙印	I
序	V
大风暴	1
等夕阳下山的人	21
暮色渔村	50
异乡人	61
希望在明天	86
渔村·生活·梦	101
后记	110

大 风 暴

(一)

上午十点钟，设在购物中心大厦内的人人合作社的分行要开幕了。

由于剪采人李振华博士未到，办事处外涌挤的人潮，都在静静等候着。

合作社的男职员都穿大衣挂领带，西装毕挺，女的穿紧身的“Sarong Kebaya”，婀娜多姿，犹如空中小姐般的装束，整齐地在办事处的门口，列队等待李博士的光临。

李博士由几位党要陪着，远远地走来；他穿着浅蓝色的部长装，带着金边的眼镜，气宇非凡、脸带笑容昂视阔步地行走着，不时和陪同来的政党要人，小声的交谈，频频地点头。

忽而，掌声从人群中毕毕拍拍地响起，好像农历新年时，燃烧爆竹的声响。

该办事处的分行经理，高明仁马上趋前向李博士握手欢迎，然后转身向身旁捧着花环的女职员，接过花环，恭恭敬敬的为李博士把花环挂在颈项上，接着又是一阵掌声。

李博士继续向前走上几步，向手捧银盘的小妹妹的盘上，取过金剪，把横在大门外的采带剪断，接着采球，转送给捧金盘的小妹妹，手法乾净俐落。

开幕剪采仪式在阵阵掌声中告成。

大门忽而关上半边，守门人顾虑到来观礼的人潮涌入办事处吧！

陈博士和职员们在办事处内，频频交谈，其他各人都在享用茶点。

不久，大门敞开，小部份的观众也抢入内用茶点。

门外还有许多人潮未散，店内职员见状，纷纷以孩童储蓄的“大象”扑满，分赠给观礼的人群。

“各位注意，现在是李振华博士为大家讲话……”分行经理，提高声浪说道。

人声顿时静下。

“各位同胞早，我代表公司，谢谢各位的支持……”李博士爱用华语演讲，由于声气相通，态度随和，并且对华族观众的称呼爱用同胞的字眼，很贴切，常得听众的共鸣。

“我今天，本来不准备讲话的，但刚才我们的经理高先生说，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来，我就非讲不可了……”李博士停顿了一下，用缓慢的口气继续说：“好吧，我今天就讲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华人是最会做生意的！据说一家外国跨国公司的鞋厂，想要扩充生意，因此派人到非洲去考察，想把鞋子的生意推销到非洲去。但这个黑暗大陆的人都很穷，大家的习惯是赤脚，不穿鞋的，于是那洋人垂头丧气的回来报告说：非洲人没穿鞋的习惯，把鞋运到非洲去，那不是“死火”吗？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华人一间鞋厂的考察员，从非洲高高兴兴的回来向华人公司报告说：非洲的市场好大啊！非洲人都不穿鞋子，假如我们教会他们穿鞋子，恐怕我们工厂的产品，都不够供应啦……。”

李博士暗喻华人机智本领，观众听懂的，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请问李博士，贵集团的一家屋业发展公司的股票

，目前未挂牌，黑市叫价，已超过10元，你有何看法？……”一位急不及待的听众发问。

“这是业务秘密，无可奉告，但你们知道，我做事稳重，从不打没把握的战，绝对不会把人带到“荷兰”去的，你们放心投资……”

李博士答完，轻松地一笑，颇有深意，观众会意地笑，接着满意地鼓掌。

说起李振华博士来，真是大有来头，他是华人团结党少壮派的精英份子，也是挑战派的首领，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博士学位。

但是，初学成归来时，并不出名，虽然在双溪丁锡矿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位，可是这是一家不起色的公司，然而三年之后，在他大刀阔斧的振顿之下，已静静地把这家公司的业务多元化，除原来的生意外，据说在屋业的发展上赚了大钱，他能使这家公司起死回生，而且变成公众的挂牌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是成长最快的蓝筹股，因而使得李博士的声名大噪。

他除了经济上有真知卓见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一套高见；他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合一”的理论，无论什么场合都借机发言，天天见报，引起华人社会注目。

团结党内元老派的政论是政治与经济必须分家，不可合一，刚巧与李博士的意见相左。

然而李博士属下的智囊人材挤挤，因此通过李博士的新闻刊物将文告发布出去，把元老派攻得体无完肤。

在华人社会的政经教育，都处在一团糟的时刻，华人的闷气正无处发泄，李博士的言论，一针见血，清新可取，振奋人心，于是顿时被视为华人的救星。

李博士为了实现“政经合一”的理论，遂在党内搞

起合作社来。他的理论是“集小资本，做大生意”，于是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搞一连串的集会，到全国各州去宣传合作社的好处；一时风起云涌，除了党内五十万人支持外，也得到全国华人的响应。有了足够的资金，“人人合作社”在他大刀阔斧的经营下，利用收购别家公司的方式，与换股方式，把业务发展到各层面去，例如种植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与船务等等。

在七十年代时，经济一片大好，所有李博士一手策划的投资业务，都赚了大钱，就像变魔术般，李博士是点石成金的能手，股票未上市已先叫好，于是“人人合作社”办事处，分布到全国各个角落去。

这家合作社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全国各地设立分行时，是华人最爱存款的一家合作社，遇上分行开幕时，都会引来无数观礼的人潮，为的是一睹李博士的风采，与他那机智风趣的谈话，这就像歌迷，涌去看歌星般，足见李博士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一班。

(二)

全国注目的团结党的紧急中委会议如期召开。这似乎是党争的前奏，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党领袖的论争迹象看来，华人社会议论纷纷。

在党大厦的会议室内，领袖所发表的议论充满火药味。

党秘书元老派的拿督张在会议上激昂的攻击少壮派，虽没指名道姓，但李博士是主要被攻击的对象。

“现在请我党的总会长丹斯里黄医生发表他的意见”女司仪发出尖锐的声音。

“我们党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件，真令人遗憾、追根究底，目前造成我党分裂的主谋是少壮派的领袖，他们霸着党高层地位，在表面上工作积极，热心我党和社会公益，打着政经合一旗帜的论调，可是私底下大搞个人利益，暗中巴结友党权贵，利用党的名誉发展什么大企业，其实是营私牟利，中饱私囊……”

“我抗议，我抗议……”李博士站起嚷道。

“抗议无效，请我们尊敬的李博士坐下……”议长道。

“我们这一小撮年轻同志，不是以事实求是的态度，充实自己，真正为党服务，相反的为了塑造个人形象，趁到处奔走的机会，主持开幕典礼、剪采、颁发基金之便，误导人民，利用政府拨款，在移交款项的仪式中，大肆宣传自己，企图制造一种气氛和假象，似乎自己是很有才能的领袖人物，是华社的救星，我党其他领袖都是无用的，在群众中，故意地塑造个人英雄形象的做法，真是令人质疑的……”

“我抗议丹斯里黄医生的演词，这是人身攻击，我极力反对……”李博士站立起不平地说。

“请坐下，请大家静一静，请我们尊敬的李博士坐下……。”议长的声音。

李博士抗议无效，接着退席，少壮派的许多支持者，接着纷纷离席，情况就像散会般，秩序大乱。

议长宣布，暂时休会用餐，下午二时，继续开会，议长孤寂的声音，几乎被离席起身的声音所盖。